

英国大选难治“脱欧”之伤

本报记者 张红

环球热点

12月12日，英国将举行大选，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年。在“脱欧”拖到各方都快要失去耐心的背景下，此次大选被认为意义重大。约翰逊政府期待大选能实现“破局”，反对党为拉拢选民不遗余力，外界则指望大选能为“脱欧”带来好消息。然而，对于英国的未来，唯一确定的仍然是不确定性。回望来时路：自“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真的很受伤；眺望前方，大选也难以治愈“脱欧”之伤。



“脱欧”仍具不确定性

“此次大选的结果不难预测。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不出现意外，保守党能赢，当然优势可能比较微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洪建对本报记者说，“在约翰逊政府眼中，提前大选是‘破局’的手段，因为不进行议会中的大洗牌，约翰逊政府的快速‘脱欧’就无法实现。目前民意对立严重，他不再指望通过讨好选民拿到多数票，而是以明确的立场为旗帜号召选民。目前看来，相对于工党的立场不够鲜明，约翰逊政府的策略比较成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脱欧”的前景会明朗起来。

崔洪建补充：“这是被‘脱欧’倒逼出来的大选。但是，除非保守党以绝对多数胜出，从而能主导议会通过首相约翰逊的‘脱欧’方案，否则，‘脱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约翰逊曾表示，‘脱欧’过渡期不会延长至2020年以后，但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英国与欧盟就未来贸易协议的谈判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且必须有所妥协。”景顺首席环球策略师克里斯蒂娜·霍珀认为，妥协之处在于英国要么延长“脱欧”期限，要么会在过渡期结束时没有任何协议地脱离欧盟，因此无协议“脱欧”的情形仍有几率出现。

英国大选的选情也仍在变化中。民调机构ICM为路透社进行的最新民

调结果显示，英国首相约翰逊所属保守党相较于野工党的支持领先幅度已在缩小。根据11月25日公布的民调结果，保守党的支持度下降1个百分点，成为41%；工党则上升2个百分点，来到34%。“本次大选是英国1923年来首次在12月进行选举，也将是多年来最难预测的大选之一。”这是许多英国媒体对此次大选的评价。

“一个危险的烂摊子”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言论称，英国现在是一个危险的烂摊子。无论是科尔宾领导的工党，还是现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都不应该赢得12月12日的议会大选。他甚至指出，两个党派都只是在兜售幻想，“真是一团糟”。

自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真的很受伤。

荷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比尔·迪维迪表示，英国“脱欧”带来的政治僵局拖累英国经济，造成的损伤正在增加且更加难以扭转。公投以来，英国消费增长从2015—2016年的3.3%的平均水平下降，2017—2019年仅为1.7%。2019年英国投资增长预期为零，远低于2015—2017年3.0%的平均水平。

英国的对外关系也遭遇巨大压力。最近，美国和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抱怨说，“脱欧”僵局影响了他们与英国之间的贸易，要求英国及欧盟进行赔偿。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警告称：只有作为欧盟的一部分，英国才能扮演全球性角色。“脱欧”后英国将沦为“二等国家”，再难参与大国竞争。

“从经济角度看，‘脱欧’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英国经济的增长势头。英国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但是，增速从公投前在欧盟名列前茅到如今几乎垫底。从社会角度看，不稳定性增加。‘脱欧’占用大量资源，导致许多英国本来该做的发展经济的大事无法推进。从国际影响力角度看，‘脱欧’让英国拥有更多自主权，却失去了欧盟集体谈判的倍增效应和主动权。不能和欧洲其他国家抱团，英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令人存疑。”崔洪建说。

“前景难言乐观”

过去3年多来，英国民众在彷徨中度过。令人沮丧的是，这条路还看不到尽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英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1.2%。事实上，受“脱欧”久拖不决的影响，近期英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表现不佳，服务业、制造业、企业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下滑。分析普遍指出，即使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大选中如愿胜出，他接下来仍会面临包括资本外撤和贸易困境引发的额外经济冲击，英国经济前景难言乐观。“而且，‘脱欧’后的关税上升直接影响民众对未

来生活的预期趋于悲观。”崔洪建说。

“分裂”如今已经成为英国的心头之痛。“围绕‘脱欧’还是‘留欧’，‘硬脱欧’还是‘软脱欧’，英国社会出现了界限分明的民意对立。”崔洪建说。此外，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问题也不容乐观。有望赢得苏格兰议会多数地位的苏格兰民族党计划在2020年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多数苏格兰人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留欧，因此，一旦英国“脱欧”，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将极不乐观。而新版“脱欧”协议要在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建立新的海关边界，过去模糊处理的边界问题必须清晰化，也很可能造成北爱尔兰局势重新动荡。

“大选之后，英国需要集中精力采取措施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比如推出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等。”崔洪建说，“外交上，也需要英国更加灵活。”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路。正如英国《镜报》引用的英国前首相布朗的话：“仅靠一场大选是无法修复英国日益加剧的分裂格局的，我们可能要用一整代人的时间来使国民生活恢复常态。”

上图：10月28日，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行人经过欧盟旗帜、英国国旗和支持英国“脱欧”的标语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同意英国提出的将“脱欧”期限推迟到2020年1月31日的申请。

新华社/美联

观察台

近日，韩国与日美盟友的关系再现裂痕。

在韩国决定有条件推迟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中止日期仅两天后，日韩国绕“谁先让步”的细节问题打起“口水仗”，双方均宣称磋商发生在对方先行妥协之后。韩国称“可随时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效力”。

韩日看似赌气的口舌之争，反映了双方的深层次矛盾。韩日矛盾症结在历史问题，爆发在贸易领域，并扩大至安保合作。在过去一年多里，从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到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限制，再到韩国威胁不再续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日“你来我往”，双边关系跌至谷底。

在韩日交恶之际，作为美日韩三角关系中的关键变量，美国正借军费问题向盟友“狮子大张口”。11月19日，韩美新一轮军费分摊谈判在进行80分钟后草草收场。据韩媒消息，美方将2020年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增加了4倍，提高到约50亿美元。“由于双方无法缩小分歧，美方谈判代表愤然离席。”韩国《朝鲜日报》这样描述会场内的情况。

当韩国面临来自盟友的双重夹击时，11月25日在韩国釜山开幕的韩国—东盟特别峰会被舆论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此次峰会是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上台以来，韩国主办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韩国将与东盟关系提升到比肩中美日俄的水平，宣布将进一步与东盟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媒分析认为，韩国此举体现了其推动外交关系多元化的努力，将为韩国的“新南方政策”注入新动力。

韩国有心开拓新的外交局面，但彻底摆脱日美盟友的影响尚不可能。一方面，韩国在技术和产业上受制于日本。据韩国经济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高达4227项，对日本进口依赖度超过50%的产品高达253项。日本对韩国实施禁运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均为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基础性材料。另一方面，韩国在军事合作上仍依赖美国。据日媒透露，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最后一刻被挽救，主要归因于美国借口“事关美国安保问题”对韩国的施压。

当面临日本贸易制裁和驻韩美军费用陡增带来的巨大压力时，韩国在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上做文章，颇有借美日韩安保体系反击日本、同时向美国示威的意味，但实属无奈之举。

从美国立场来看，当前美国对日韩盟友的控制力、影响力正在弱化，在“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对介入韩日冲突并不积极。但美日韩同盟是美国在东亚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也是美国推动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基础，美国不会任由韩日关系彻底破裂。11月初，韩美签署首份“印太战略”合作文件，有韩媒将该协议视为“美国用于维持韩日协议的一个筹码”，代表韩美的“相互妥协”。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美日韩同盟框架之外，韩国将继续积极寻求外交关系多元化。在韩日、韩美矛盾难以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韩国与日美盟友将在摩擦与妥协中踟躇前行。

韩国外交转向图破局

李嘉宝

安理会改革急不得

林子涵

“超时已久”“冰点速度”——英国《卫报》11月25日报道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米奇·法菲尔德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这样形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进程。据联合国网站11月25日信息，联大当日就安理会扩大问题举行年度辩论。多国代表重申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提高安理会代表性的主张。

扩大规模 势在必行

据联合国网站信息，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伊斯根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安理会成员的扩大，尤其是非洲代表性的提高，能够阻止安理会过时。

能否“与时俱进”，是安理会面对的主要质疑。

当前，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目前的规模自1965年确定后延续至今。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大选举产生，席位按地区分配，任期两年。1945年成立至今，联合国会员国已增长至193个，然而，目前仍有超过60个会员国从未担任过安理会理事国。

成员代表性关乎安理会决策权威。据伊朗《金融论坛报》11月26日报道，成员代表性不足，已使安理会陷入信誉危机。

扩大安理会规模势在必行。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皮亚在辩论中表示，席位的扩大应该有利于代表性不足的地区。而且，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了所有会员国的支持，是推进安理会改革的基础。

具体“操刀”多种声音

就扩大安理会规模，各成员国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具体如何“操刀”？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1993年，联大成立安理会改革工作组，并于2009年2月启动了有关安理会改革问题的政府间谈判，围绕新增安理会成员类别、否决权问题、区域席位分配、扩大后的安理会规模及工作方法展开讨论。

外交学院教授郑启荣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就安理会改革，各方思路存在巨大分歧。当前，没有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能得到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据《印度时报》报道，由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在9月举行的7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四国再次力主“入常”，要求安理会“全面改革”。

郑启荣认为，“四国集团”“非洲集团”等各有诉求，反映了围绕常任理事国席位与“一票否决”等核心机制的纷争。他指出，这些机制源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与当前各国实力变化不完全挂钩，因此成为安理会改革分歧最大、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短期之内 难有进展

“由于涉及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安理会改革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郑启荣指出，在提高安理会工作的效率方面，联合国曾做出尝试。“例如冷战后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协商机制，部分重大地区问题在五大国进行协商一致之后，再由安理会讨论，曾经取得一定成果。”然而，随着单边主义倾向出现，国际合作机制面临挑战，安理会工作增加了难度。

郑启荣表示，有代表性的安理会未来可恢复世界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信心，但任何单一策略都不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安理会改革涉及各国共同利益，不能由少数国家‘说了算’。任何施压与强行表决都只会增加分歧。”郑启荣指出，“需要以循序渐进、协商一致的办法来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巴黎香街点灯迎圣诞

11月24日，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点亮彩灯迎圣诞。从即日起至1月8日，整条香榭丽舍大街都将被喜庆的节日灯饰点亮。图为人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参加点灯仪式。

新华社记者 高静摄